四庫全書

史部

學史卷十一

明　邵寶　撰

子　凡二十九章

敵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内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又請必不得已則上壽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上可公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

惟於使人乃用之諸公頗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上嘉納焉朱子撰陳俊卿狀

日格子曰郊齋而受壽賀非禮也雖不飲酒可以為禮乎飲酒矣樂作於使人而止於進御其與幾何雖然壽燕不可移乎君以尊天而移壽燕敵使獨不知天乎飲酒作樂又何議之有

任城王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澄訪於普惠普惠曰朝典有王妃而無元字曾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不假元字以別名位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襃錫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魏書張普惠傳

日格子曰無繼室妃不稱元固也其有繼室而稱元亦叙事之詞然耳若夫碑題則無繼室不稱有繼室

亦不稱夫夫婦婦禮也

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彪議曰斯則子爵母也雖欲加崇而實卑之無乃不順乎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宜加殊禮事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令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帝不從特下詔拜為皇太妃晉書江彪傳

日格子曰稱天以誄天子之禮也下此則如之何稱

先命以誅庶免於子爵母子妃夫人之稱當時則有

制矣引古以言何為哉

忽一日宣曹彬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曽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

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宋言行錄曹彬

日格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古人事親之道也彬留文字而不辯其亦此意也夫重辟則辯不重則服服以全寮友之情辨以成君臣之義臣受非辜君殺無罪皆非義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左傳僖公十二年

曰格子曰管仲辭上卿之饗禮也然仲非知禮者挾齊以致王饗而又以禮辭之虛禮安庸哉蓋假仁者之情如此他日齊侯以天威咫尺下拜受胙亦仲之教也夫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季札當餘祭之喪未踰年而請觀周樂於魯乃以在殯不樂責孫文子乎札於是有考古之心焉非以為樂也札不義其國託使而亡其於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之樂之觀無與責焉可也

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宋史黃震傳

日格子曰詔之出豈虞其至此哉兩川同鎮而異使何居經事失宜而使之變必有任其咎者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曰必若此非謀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

祖曰願分我一杯羮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宋史呂端傳

日格子曰繼遷之母之獲也何處為善莫善於養莫不善於殺歸之何如此王者事也以疆埸之近事議之則與其歸也寧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蜀書先主紀

日格子曰劉琮可取乎曰可表嘗託孤矣何為其可也曰取之琮不可琮降而國歸操取之操非取之琮也取其地而存其宗何為其不可也先主之不忍仁矣曰小不忍非仁也不忍於琮而忍於璋仁者固如是乎

亮上言於後主曰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奄忽升遐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蜀志先主傳

日格子曰人主之不遂服久矣雖孔明之賢不能贊

禪以行況下此者乎或謂孔明於是乎媿伊尹矣總

已之禮三代之常行也尹無庸力焉孔明身闢自取

之屬而能不以總已為嫌哉雖然太甲習不義桐宮之放尹實為之孔明有尹之志雖總已以聽亦無不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

是納后為夫人蜀志先主穆皇后傳

日格子曰匡衡論妃匹謂后夫人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況娶孀婦乎吳后之立當授璽綬孔明與聞焉何為其莫之止也其諸相者大貴之言先入於心孔明雖諫不能回也不然君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事君顧如是哉法孝直晉文子圉之勸固無足論矣

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

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魏書司馬芝傳

曰格子曰先贓後訊何為而易誣服也有承而無追故也獄之情至此徵矣於此而能用其情烏乎不能用其情哉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漢書文帝紀

日格子曰人主臨終而命出宫人盛德事也然夫人以下皆貴妾有名號者方之古昔宜在九嬪之列而俾與宫人同出將孰歸哉敦天下之女教固不如是雖然此漢文短喪之詔之末詞也吾於是無庸議焉爾矣

江陵既平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

閱之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後周書唐瑾傳

曰格子曰唐瑾之墳籍猶伏波之薏苡也光武蓄疑致援譽不終周文之檢閱豈不朗豁哉雖然人君所以待將相大臣之體於是為衰矣

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

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公羊傳成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諸侯之執於伯主有罪禮也無罪勢也非禮也為臣道者有罪代無罪亦代主辱臣死死且甘之而况於執乎此季孫行父之所能為者也不然有罪歸執於天王無罪距不受執此夾谷之相所能為也非行父之所能為也

西門豹治鄴會人數言其過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

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人間訓

日格子曰當其時使無擊燕之舉豹將何以全信於

民乎古之信於民者以心心之所存民不可欺也一再皷而民至則顯告以君言之故使旅見於君而遣之民寧以為欺邪乃若驪山之名則異於是縱淫以敗信故不能以信終豹之區區於全信無乃懲於是乎不然則豹欲假君之重而立功耳

永寧令李公孝喪母外繼其後父後妻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恩議不觧任子翊駮之曰傳云繼母同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於子之情

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恩同之行路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令言令許不解甚謬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繼母以父重嫁母以父輕出母以父絶以義制恩而服之隆殺從之禮也

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

内國更娶生子昌𤠣死後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𤠣有妻在吳則魏娶者為妾吳母死而魏母之子居重解官庶子為嫡母服也子翊以此證子外繼後繼母之喪無乃非義類乎

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

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為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絶嗣將不得子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也民之微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穨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漢書韓王信傳

日格子曰二侯何功而封二侯之封文帝為久遠之計至矣二侯者固中國之世族也父叛子歸祖叛孫歸吾忍棄之乎夫為祖父者雖叛漢不容誅而為之子若孫者終不忘漢而率衆以來降是知君臣之義者矣

黄巾賊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名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

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閲録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户（後漢書楊賜傳）

日格子曰楊賜之去妖賊以智不以力其在周易渙之訟羣既渙矣渠魁將焉往哉且治亂賊先黨與春秋法也蓋楊氏經術之傳久矣彼所謂不戰而屈人

兵者豈足以知此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五代史晉本紀論

日格子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無子也有子而復子

之者固不得為後也出帝於高祖以為子也可以為
為後也不可乃若皇伯之封號禮固有在矣亂世竊
攘何足與議此哉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
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
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史記韓世家
日格子曰厥知武久矣曷不特言景公而必待病且
卜邪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吾嘗謂嬰也杵

也蟄九地厥也雷九天蟄非雷不起雷非蟄不鳴深

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

靈公游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

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

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

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

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史記衛世家

日格子曰郢有命於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於寢而

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雖有命猶無命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郢亦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然則無媿季札矣而不見稱於君子何哉札之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立郢也其何稱如之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

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史記淮南王傳

日格子曰相者相也相也者諂之以言者也不可諂則扶持之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皆相之道也然言諂之則從違在人扶之持之則進退在我相而請將扶持之善者也是故淮南以完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

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史記周本紀

日格子曰密母之言然乎然矣而猶有未然者知王御不參一族而欲以三犇歸之是愛子而貽禍於王也然則如之何告於王而還其族治犇故而各置之所王與巳皆無利焉此事君之道也賢母教子舍此而尚有他道哉

厲王豢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

陽侯弗敢發及文帝初即位三年入朝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謹為天下誅賊臣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史記淮南王傳

曰格子曰君在上而擅殺一侯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要君無上文帝不議於羣臣不告於髙廟不請於太后而亟赦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厲王之不終誰之過歟且寛於厲王而獨嚴薄昭盖帝之懲於呂

后者深矣

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後漢書譙玄傳）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戴封傳）

日格子曰朞之喪有官守者不遂服久矣而玄也封也以弟伯父喪去豈時之制固疏歟抑賢者之過歟無亦將辟世與人故託焉而不顧也史書而不詳蓋二子之意微矣

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禮

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乎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凷終喪後周書柳慶傳

日格子曰此猶以情言也夫禮則不然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以不能追服而隆服於所生不亦二乎蓋降服而心喪焉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學史卷十二三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贊善臣莊承籛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蔣翰

學史卷十二

明　邵寶　撰

丑凡三十章

淮南太守楊緟嘗與十餘人同謁帝問乾威曰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緟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不識祭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帝

甚嘉之隋書張乾威傳

日格子曰乾威之謂數馬足也其指則慶其稱則建其率畧如此不識𥙷人無足怪者𥙷人謁者之所司也君問其首而不能夙記以對笏安在乎馬不虞問而問慶數而對焉得易藉茅之義夫人安得比而同之君子謂乾威佞而不誠

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入見帝謂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

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後魏書郭祚傳

日格子曰文帝以誤授李彪官語郭祚其然否邪帝知而不決祚聞而不諫彪聞而不辭皆非也決而不直非決也諫而不忠非諫也辭而不誠非辭也上下相率而為偽世道可知矣

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

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蜀志趙雲傳

日格子曰娶絶同姓禮也推此意也同姓之婦其可納乎雲武人乃深於禮如此先主於是乎有媿矣

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

㒸姚合二十直自贖罕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唐書溫造傳

日格子曰造有故不救火雖不自劾可也既劾矣則罪簡自上不待焉而輙擬贖可乎不救火罪小不待罪罪大

糧乏不忍遽斂軍中讙謗突將王振乘衆怨紿曰具畚鍤待役衆燒牙門左右奔告國貞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為衆且引去振曰都

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辨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唐書宗室國貞傳

日格子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千載而下乃於子儀見之子儀有國無身者也當是時使振殺國貞誠合衆心子儀固無嫌焉而何斬且徇之

有凡子儀之為非為身也為國也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左傳成公元年）

曰格子曰秦穆公論用人如秦誓所稱王者之言也迹其所用如其所謂有容者誰歟君子曰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周而不求其至徒

壹何為秦穆敗而悔齊桓勝而驕易地何如桓量不足穆識有餘敗而有悔也易勝而無驕也難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

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公羊僖公二十一年

日格子曰目夷志於復君故權以攝國君苟不反國其如之何君一日乎羈則已一日乎攝已一日乎攝則一日乎圖君之復君羈而死則立君之子請命天

子而復仇焉君反則復其所然則何以曰國固吾之國也此固所謂權也

邕素輕張説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願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欵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

求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瑋嶺南唐書李邕傳

日格子曰正學先生曰玄宗之治不足觀賴有孔瑋耳烏乎瑋感慨士也而正學以蔽一時言則激矣然當其時聽瑋言而赦邕且用之復重瑋賞進賢勸忠一舉而獲二善治道有不新乎有瑋而不用猶無瑋也亦何賴之有

臣伏讀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反覆之未得其門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蓋謂小

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後魏書竇瑗傳

日格子曰殺父非母也父死子安得不死之告母而死死固吾所也然則豫制之於臨議其與幾何以豫制之法而父或遺冤是有母而無父也故必臨議焉

則罪各有所歸矣母為夫死子為母死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余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邪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為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為恩雖至親族已絶矣夫不可二故也嫁母不可養於家矣為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為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不幸而無以為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朱子

不養出母議

曰格子曰父死母嫁子從焉而不父之祭非子也子不從而不母之養亦非子也朱子之議可謂曲盡禮之變矣雖然事固有不能直遂者父之祭茍有奉者春秋墓焉其可也母之養茍有任者旬月饋焉其亦可也此又禮之變也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陛下行之四海元元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漢書東方朔傳

曰格子曰豫贖死罪是自為犯法地也變之能勿距乎今也變而不距則既許之矣至於獄繫乃始稱法以執何見之晚也何見之晚也

玄成凡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勑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宗家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即陽病狂臥便利

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漢書韋玄成傳

日格子曰玄成讓矣佯狂可乎仲雍文身讓有太伯傳有季歷責不在已焉爾也玄成知兄之爵不可奪獨不知父之爵不可失乎兄廢以罪弟廢以病此失爵之道也三讓而起斯可矣

郅支單于憯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

兵行天誅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漢書陳湯傳

日格子曰陳湯矯詔殺單于以境外之義不罪焉可也懸首示威何居王者以道為威殺不以道威於何

有而可傳於四夷乎掩骼埋胔先王之令也事非不得已而輕廢之何也乃若夾谷之舉論語左氏無聞焉而議者援之此固漢儒之説也

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

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漢書王尊傳

日格子曰尊之疑東平思王至矣故舉而億中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禮也不自進而使人引之禮之變也蓋世之衰久矣況負貴若思王者哉

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隋書何妥傳

日格子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嫡一而妾八未聞有五后者也譬四妃簡狄稱元舜二嬪娥皇稱君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貰之漢書車千秋傳

曰格子曰一言寤意古有之矣傳說是也上書而拜相何不可之有漢之時上書者賈山賈誼董仲舒莫非其人以是為相而號於四夷曰上書得之不亦光乎苟不論其人而徒以上書為陋何言之偏也

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書翟方進傳

曰格子曰漢文之短喪為己詔天下也非敢使天下

之人皆薄其親也詔之後漢之臣居親之喪者如之
何而方進如此哉從亂命者其罪小附亂命者其罪
大
甲申使司空告祠髙廟曰髙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
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頼社稷之靈禄産伏誅
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髙廟同祧至尊
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頼福延祚
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髙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

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後漢書光武帝紀

日格子曰祖無世祧配不獨毀禮也呂薄之分定矣文帝出於薄其初立詔稱曰側室之子其崩也不敢合葬長陵廟之配其敢干諸高帝百戰定天下呂后從焉即有可出之罪亦有不可去之義生不可去而没可黜乎黜呂進薄光武行之何汲汲如不得已也無乃為陰郭地邪以妾配廟則誣其祖以妾配社則誣其神非禮之禮雖明詔多方不可以為訓也

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後漢書孝安帝紀

日格子曰宗廟何祠乎祠先帝也先后從之大臣命婦禮可以見后不可以見帝男女同贄春秋譏之厚別之義可以死生異乎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後漢書皇后紀

曰格子曰起居注史以傳信後世者也君相觀焉且不可而后可撰乎后不與外事而乃與後世事乎后稱賢於漢久矣畏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宫之家而不畏後世聞宫中與史官之事而可以為賢乎

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漢書梅福傳）

曰格子曰崇德象賢古之道也人君稽古從事禮固宜之福以繼嗣而遂焉若有祈然者其所由誤矣孔

子萬世道德之師封爵其後禮也而曰為殷後何居殷之後周封之矣孔子殷人也封以殷者一代之典封以孔者萬世之澤

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氷解後漢書王霸傳

日格子曰霸之視河其漸將合時邪言合決進也不言合則何言言漸流將退矣退何之哉退何之哉漸合漸流臨河而决未晚也敵追者至反戈必死或因以為功乎霸非知天也知人也

車駕臨辟雍名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

代之後漢書承宮傳

日格子曰色莊為知人之累久矣北單于之求見宮慕其節也非慕其狀也狀醜而節盛何損於人而以他人代之中國之用人果如是乎不然則偽矣非所以示大體也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漢書王丹傳

日格子曰王丹之濟軍之乏猶卜式之助邊也丹固

無他式之情深矣丹農而士式商而商丹也猾式也

譎

聰右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

悅晉書載紀劉聰傳

日格子曰延年等諂以承旨無足論者姓同而源異婚姻可以通乎禮不娶同姓姓既同矣其源之異則

又何論之有

漢末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祭其墓而旌其後晉書前涼張軌傳

日格子曰以直報怨孔子之論至矣以直報德可乎居兩德之間雖欲不直不可得也死生亦大矣直不猶愈於死歟生不能相直而死能相和非死之為力

也感乎吾之誠也茍有其誠豈能感於死而不能感於生乎雖然人至死無所為矣誠於是為至前乎死或未之能也

駿境内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爲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晉書前凉張駿傳

日格子曰文侯之論豹扁允矣其言之也然豹之道古之道也扁之取民者悉矣今為此言得無情法異致乎若曰豹功可賞扁罪可罰此則政人之論也雖然世則衰矣藏民之道廢矣有出有入無利焉其可也一之為甚而可三乎

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南齊書王智深傳

日格子曰粲之節於宋大矣傳在必立何必審武帝

哉幸而帝稱篥忠不然將糜乎否也古之直也直今之直也婉婉而不直斯為下矣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君子少之約也吾知免夫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公羊傳桓公十一年

日格子曰仲之見執也其設心自謀蓋如公羊氏所云者唯其不知權故也權然後知輕重身之重孰與於國生之重孰與於死仲如知權如之何而勿死也仲生鄭相也宋視之重仲死鄭一匹夫耳宋視之輕矣重故將死之輕吾知其不卒死也仲亦權至此乎仲忽焉執茍焉以逃死者也焉知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推是道也如仲尼之渝蒲盟亦可也

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内侍將軍

楊思朂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朂交言思朂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唐鑑玄宗四年

日格子曰璟之於思朂猶孟子之於王驩也明皇知益重璟可謂明矣曷若重之於初乎旌招虞人虞人不至推是志也璟烏得與存朂言不與存朂言而與存朂行何居有君命矣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然則非歟敬其主以及其使禮也以言狎之於敬乎何有

學史卷十二

學史卷十三

明 邵寶 撰

閏凡二十九章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韓詩外傳田過

曰格子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並立天地間未聞有所偏重也然尊無二上而親有一本故曰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又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而謂事君以為親可乎或曰對君而言父重能不訣矣曰不有禮乎君問則曰敬同而君尊禮也父問則曰敬同而父親亦禮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

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宋言行錄趙普

日格子曰郊赦非古也普為宗臣與聞立政不能用義裁定以止奸心遂成一代之著令他日秦再思者引諸葛佐蜀事上書普且昌言排之又安肯以一人而隳改哉君子謂普失於前不失於後宋史刑法志太宗嘗因郊

禮議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狥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宋史張浚傳

日格子曰浚之待客可能也其斬囚狥衆以絶刺途

則為累大矣

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入苑中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唐書玄宗本紀

日格子曰玄宗之討韋后幾且容矣其不告相王不特從違之慮而已左右漏言尤有不可不虞者故父必稟命禮也事在宗社有大於稟命者雖不告可也

古之人有之乎曰有舜不告而娶

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隂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

以閭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唐書李藩傳

日格子曰詔殺不殺知不可殺也然則何以示之詔蓋欲觀其處死生之際焉者以深吾之知也抑將使益堅其所操執乎佑之於藩詳矣

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棄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

寛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魏書高宗傳

日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吏遭大喪百日而給役何居人皆可以為曾閔而逆其不毀乎魏之制非古之道也弘非羸劣亦不見原矣或謂庶人終喪三年而後給役教天下以孝夫豈不可孔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而況後世也哉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

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朱子記和靖事

曰格子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義也迎觀音非獵較比也可以不違衆為義乎誠拜不得已拜皆不可

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

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後漢書鮑永傳

曰格子曰奉使而謁入之墓可乎使有輕重有緩急有吉凶有專之重不敢謁急不暇謁吉不當謁專不可謁行縣到霸陵亦異於是數者矣君子之行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禮義所得為而不能自遂尚可謂之善使乎

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甘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漢書張耳傳）

日格子曰五星之聚東井也其王者入關之兆乎漢高度寬而法約固所謂王者也天之示人彰矣而占者乃曰先入關者當之使羽先入亦將當之乎或曰天下之分裂兵爭久矣此殆將定于一而息戈興文之兆也不可以分野而專歸之一人也宋之聚奎亦然

初操壯侯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侯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侯言報操操義之及侯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蜀漢本末關侯

日格子曰關侯信義以行勇故見信義而不見勇勇以行信義故有去留而無生死

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為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遜志齋集

日格子曰居厚貲而不顧養不孝之罪大矣使非殺父于盜則當誅否乎此因殺而議焉者也若常刑則

有國典在雖然夜不能辨形而能辨聲若聞父之聲以為不闘也者而殺之又執言以逃罪則罪不容於誅矣是在聽者耳當時吏議久不能決幾同癡詅即晉奮筆具獄亦不免辭費夫父而見戕于其子尚暇問其以貧累父為不孝之罪哉春秋于許世子止書弑而三傳必以為不嘗藥一若於許世子猶有可解者宜貽後世以口實也

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

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宜投之四裔勑所在不聽配匹奏入宣武從之

後魏書邢蚪傳

曰格子曰弑父與君其惡一也弑君者誅其身至潴其宫殲其類弑父者不然古人有言曰除惡務本故為國立法如此此乃若逆子之子固父之孫也逆子之

孫固父之曾孫也以一逆而遂俾無遺育父如有知其欲之乎且夫尊無二上國之主非家之主之可比也此法所以異也

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宋史王旦傳

日格子曰寇準澶淵之策謂之知權可乎曰有王旦

為留守則可何善予旦之守也曰請宣準

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上有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兖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无驗隋書五行志

日格子曰魃旱神也物於莫者其魃之變歟神固有攘之道焉物則不神戮焉而投諸水其可也莫既失

矣而今之出孕婦以水之者又泛而非其物欲以攘災不亦難乎抑於俗尤有害者合衆鼓亂逼女宣淫

名平東陵侯蕭何傳　名平齊相齊悼惠王傳　張禹字子文軹人安昌侯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張禹傳　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陳萬年傳　陳咸汶人成哀間尚書曾孫陳寵傳　王莽右將軍燕刺王旦傳　王莽篡漢國號新王莽傳

日格子曰漢有兩名平有兩張禹有兩陳咸有兩王莽名同而實異平禹咸之異猶可言也莽之異不可

言也名何貴於同哉而昔之人有慕藺而易焉者亦惑之甚矣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漢書劉向傳

曰格子曰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劉向之為五

行傳也何乃易易如此其究也子歆易名以應讖蓋無足怪者矣雖然天下後世言災祥者動則曰五行傳云豈皆其子哉甚矣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巳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

遇也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左傳昭公七年

日格子曰以夢長則誣以繇建則鑿惟曰孟非人也不可謂長其得之矣以是定嗣何他徵之有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

之無罪韓公復讐狀

日格子曰子復父讐請誅於法正也不請而自行之令不可許不可不議也非司寇不得殺人民無相殺而義者殺人而義者其吏予吏有公私故其殺人有不義不義故不受誅原孝子之心故曰復讐可也可者僅辭義而勿復已亂之道哉

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邵亢請命奉書至柩前使見嗣

君從之宋史邵亢傳

日格子曰禮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書至柩前以賀而弔猶之可也使見嗣君以弔而賀豈禮也哉然則奈何先訃而却繼之可也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

天心何論動木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切諫上乃止隋書趙綽傳

日格子曰趙綽之諫隋帝無乃賢於張釋之乎釋之外法於主綽内主於法内主於法者一言之得外法於主者一言之失

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宋史趙抃傳

日格子曰人偽造者何印歟偽而不物唐律謂之寫寫即用用已復寫而清獻以赦前後别造用察矣厚矣其於法無乃近舞乎雖然定輕重者存乎律律者律也造重而用輕毫釐失當未見其能律也以是心而聽獄則何遺情之有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魏相篇

日格子曰不獨為君子斯為君子矣知將用樂曷不

先止之必待作焉非之而出也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公羊傳僖公二十八年

日格子曰叔武以衛侯命攝盟晉文聽之人遂以為立也故以愬見殺然則晉文於叔武也不聽焉其可也聽則何以待之待之以衛侯之弟不以衛子子位

莒子上弟不位莒子上然則如衛侯之從楚何從楚而不敢逃盟其從楚也可罪其不敢逃盟也可赦簡在天王之法而已無與焉則何至於衛侯重獲罪哉

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史記漢武帝本紀

曰格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然而不能已者有體魄焉爾也黄帝既僊無體魄矣衣冠而葬何為哉易曰納約自牖武帝有牖如此羣臣不能

自納焉而乃為逢以成方士之妄帝之暫明而倐晦羣臣亦與有罪焉

周太祖入京師漢將相大臣未推戴也乃共奏太后遣太師馮道召徐州節度使贇贇漢髙祖弟崇之子嘗立為子者也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彦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彦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

歐陽子曰賛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起而難之故假賛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賛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之區區為賛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彦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

日格子曰庭美等為贅守堅矣苟送款其待詔之四
邪不款而曰款其意有三一安其衆二携其下三以
為加罪之地蓋周之為謾如此五代時如梁主弑於
友珪而移罪友文何所不至而況坐款於庭美等哉
五代史漢
家人傳
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
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
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

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唐書賀魯傳

日格子曰獻俘於廟禮也于陵非禮也賀魯之請有祈赦之情焉故順而從之雖然此固待遠人之道也不然其可哉

後母死服喪三年史記公孫弘傳

日格子曰當是時服者鮮矣故於弘稱之

右學史凡十三卷我

文莊先公精思獨斷之書海内學者宗尚其

說久矣原版爲公門人虞山陳都憲携揭浙

藩遂燬於火勲圖重梓而力未贍也公之館

甥秦齋南汶乃取舊藏初本復訂舛訛刻庋

容春精舍以永厥傳君子多其尊信之誼云

嘉靖甲辰秋七月朔男勲頓首百拜謹書

學史卷十三